

## 「香滿平安」散文創作計畫自選章節 目錄

〈迷香——緣起〉 .....	1
〈轉香——製香家族〉 .....	4
〈製香——做香的人〉 .....	8
〈傳香——未完待續〉 .....	11

### 〈迷香——緣起〉

我的父親是製香師傅，是一個半路出家投入製香產業的「傻瓜」，在經歷接近半生的辛勤耕耘後，去年剛從工廠退休。其實我一直都不捨得爸爸這麼辛苦的在陽光下揮汗，也努力的在大學畢業後就進入職場，希望能夠多賺一點錢補貼家用，讓爸爸能夠盡快回家輕鬆的休養身體。可是每次爸爸總是說他還可以再堅持下去，所以「退休養生大業」一拖就是十幾年，直到去年才勉強落實。而我從小一路看爸爸製香、曬香、揀香、染香腳，也漸漸熟悉爸爸帶回家裡的香味，以及他衣服上面不散的味道。

從我懂事以來，我就習慣工廠裡各種製香粉末混雜的氣味。因為國小之前的我，經常跟著爸爸到工廠裡探險、幫忙。印象裡的工廠有很多很好玩又有趣的東西：一台台製香的旋轉機器、一塊塊乾溼不一而糾結的黏仔、一網網粗細迥異的竹條、一桶桶用來染香腳的鐵桶、一缸缸注水八分滿的容器，還有分類堆疊聞起來各自精采的粉末。年幼的我對所有的事情都很好奇，所以總是「不厭其煩」的摸一摸、沾一沾、捏一捏、戳一戳那些有趣的「玩具」。工廠的大人們覺得我一定會感到無趣，不多久就想吵著回家，沒想到我幾乎是天天快樂的跟著打卡、報到、自得其樂。後來大人們還會衡量我的能力，適度的讓我參與其中，哪一天沒到工廠報到還會變成大新聞，甚至連鄰居都知道「做香的女兒」又來玩。當時雖然沒有同年齡的玩伴一起瘋狂，我卻一個人想像世界，隨香飛揚。國中時我讀到沈三白的〈兒時記趣〉，更清楚不管是蚊子也好、蛤蟆也罷，竹子、粉團、塑膠袋都行，只要「迷」上之後，就會順理成章的找到只有自己才能進入的王國。

偶爾我會假裝自己在玩偵探遊戲，分析那一包包未具名的袋子裡，到底是檀香、沉香、老山、新山還是野生粉末？我煞有其事的偷偷從袋子裡取出一點來聞，並寫在我精心製作的小簿本裡。還會一人分飾多角的扮演監工、客人和師傅，品頭論足的購買、賞玩，設定情境營造成大人才能參與的專業品香場景。我用那些包裝好的盒子來計算怎樣才能平均的分給顧客：二十四盒的話，要不再買五送一的加碼？想辦法賣給四個、六個、八個人？如果一次賣出，再附贈一些小東西好了！……在別人看來，我安靜的左挪右移，不時在簿子裡塗塗畫畫，非常認真的忙碌。可是我腦海裡的聲響，還有長篇蓄讀的台詞，都無聲的隨著香味展演。我

很感謝大人一邊忙著他們的工作和生意時，仍然願意告訴我各色粉末的「正確答案」，讓我自由自在的使用那些道具，在邊猜邊學的過程中，我越來越能分辨粉末的味道，也越來越喜歡在喜歡的粉末大袋旁邊享受視覺和嗅覺的饗宴。顏色深的、淺的，味道濃的、淡的，質地粗的、細的，價錢高的、低的，身為「做香的女兒」，聞香的技能是我後天滲入骨血的配備。

這些製香的粉末和原材，是構成「我」的重要元素。除卻自小就喜歡的詩、詞、歷史故事和幻想，我一天的時間裡有將近三分之一都隨著香味起舞。小時候我不知道那些粉是用來做什麼的，只知道每一種粉末的味道都不同，只知道那些東西摸起來粗細也不同，只知道爸爸「做香」，工廠有盤香，店裡有臥香，偶爾會有香塔和香帖。不管這些粉末變成什麼樣子，他們的本質都還在，讓人一聞就能夠點評來歷：沉香是老僧人定心情平和，新山是少年初出茅廬的激昂，檀香帶著說白頭宮女的想當初，野生的則是霸道的嗆辣魔魅。每次到工廠，爸爸每次都會點些粉末的讓我聞，也會刻意的捏幾團粉末團讓我當黏土一樣搓揉，等著塑形，等著曬乾，等著收穫我的藝術創作。我玩的開心，大人忙的起勁，爸爸揮汗揮動手上一束束的細竹子和粉末，工人們用機器轉出一片一片的大、小盤香，聽大人們聊天，和大家一起吃點心。沒有什麼薰鼻子的怪味，只有讓我微醺的幸福感，那可說是平凡人綿長的浪漫。其實這些粉末都是錢，有很多寺廟、修行人、讀書人刻意的買回去供佛、淨化、禪定，而我奢侈的每天都享受香的薰陶，而我既身在福中，更是知福、惜福再造福，別人只能買到粉末回去點燃，而我卻是被這些香味迷著走入新世界：工廠裡有個做香的，他給女兒講故事，講一個工廠裡做香師父和女兒講的故事，故事裡有香，有師父，有一個從小就在工廠玩的小女孩。

長大後我才知道，我該是七分沉香，二分老山，還有一分檀香的結構。沉香穩而長，老山直而淡，檀香棉而深。我沒有美術天分，那些用粉團捏出的那些四不像，最後都被曬乾碾碎再成為粉末。可是我童年寫下的日記裡，已經隱約的顯現小說探險的經驗，詩成哲學的韻味，我總結每次演出心得的散文，開啟了對文字的依賴。粉末是有形的，但香味無形而綿長，高中時讀了徐四金的《香水》，猛然找到我無法言喻的感受，被氣味分子撞擊的時候，整個世界都震動起來。

從小就聞著這些味道的我，和爸爸的性格不同。爸爸每一種粉末都必須拿來製香，所以乍聞之下身上總有著不同的味道。頭髮沾點沉香，袖子有點老山，外套有些野生，皮帶則是帶著點新山。可是我感覺爸爸的基底是藏的很深的老山加上一點野生的固執，那種氣味是什麼都不說但卻默默存在的關愛，是溫和又帶點細膩，那些味道還混合著一但下定決心，就劍指目標的決斷。我應該是遺傳了爸爸的「老山味」，總是固執的撞南牆，悶著什麼都不說，像年輕郭靖一樣的傻傻練著招式，失敗了也不怕，痛了也不回頭。這種沒有出路也走到底的直線思維，就是我們家族不知道算是優點還是缺點的基因傳承。

爸爸願意放下彈簧床小主管的身分從頭開始學做香，我發覺自己喜歡中文後一路進入研究所。驀然回首，燈火闌珊處仍然是當初那個一往無前的傻瓜。做決定的時候是什麼都沒有多想的向前疾行：興趣能不能讓我吃飽？新學的技藝能不能養家糊口？如果失敗了怎麼辦？萬一找不到工作怎麼辦？問題的反彈在頭已經剃了之後才呈現，可是我想我和爸爸從來都沒有後悔過什麼，就算有點動搖也會告訴自己艱辛是考驗、是試煉，是一時的低潮。在八卦迷陣中等著找出生門就能出師的歷程，是學做香，是讀研究所，是考教甄。我不知道破了小陣法後撿到的法寶，是不是開啟下一個陣眼的鑰匙？還是捲入了更大的迷惑之中。我只知道著迷於什麼之後，可能像爸爸一樣，一輩子啊。

其實等到我中學後就很少到爸爸的工廠，因為我有才藝班、社團、聚會、朋友，所以我不會想要到熱熱的工廠裡玩「黏土」，回到家中也沉浸在自己的課業和閱讀中，很少理會爸爸的問候。青春期的少女有種討人厭的矜持，既嬌也驕。「做香的女兒」不再去工廠玩耍，大人們都理解文藝少女不會在這個行業裡發光，畢竟夕陽產業太累、太忙、太不穩定。市區學校的校排前十，順理成章地穿上第一志願的白衣黑裙，穿長衫的理所當然的要在書齋出現慢慢品茶，不會再喜歡短衣幫的幽默和直接。但我還是喜歡粉末，讀書的時候要點一些小盤香來聞，穩定心神、驅邪除惡、附庸風雅。但我還是喜歡粉末的香味，只是我希望略過汗水和吵雜，只保留最後的香香的味道。我腦海裡的劇本已經更新到工廠和顧客以外的版本，文組不需要會太多的排列、組合、餘數、特價，我吟哦平平仄仄平，幫滂並明，我懂王弼龍溪柳宗元歐陽脩。

爸爸回到家後，都伴著一種淡淡的香味，平常人可能聞不出來，但我知道那是爸爸透露的關懷和示好。只是我的冷漠又讓爸爸帶著強烈的失望離開，其實我很珍惜爸爸的存在，他努力工作、認真生活、關心家庭、熱心誠懇，但是我就是不想說話，和誰都不想說話。童年的乖巧貼心和青春叛逆期形成強大的反差，我不討厭家人，但我只想一個人待著。每一次聽爸爸默默關上房門的聲音都很後悔，但是十多歲「轉大人」的壓抑和憂鬱讓我刻意忽略爸爸更年期的失落。爸爸故意拿著報紙指著「汶」川的字怎麼讀，我不屑的拿出一本中文大辭典，連一個聲母都不肯發出。殘忍高傲的假文青，我聞到了香味，可是我假裝自己不是很在意那些刻在我靈魂的味道。

到廟宇拜拜的時候，我能清楚的分辨香料的好壞，因為加了過多香精的香是俗艷的，根本無法使我動心，那時我會想起爸爸製香大半輩子的堅持：天然、純正。遺傳真的相當驚人，我長大到外地讀書，找到工作之後，我才逐漸體會到爸爸製作的香裡面，除了天然的原料外，還有一種執著。黑就是黑、白就是白，縱然離主流很遠，和世界格格不入，被當作是不知變通的傻瓜，香，還是香的。很

長一段時間之後，我又開始和爸爸說話，帶著女兒陪爸爸聊天、看電視、罵一罵不公不義的社會，其實我沒有那麼憤世嫉俗，但是我能感覺爸爸身上的味道都在興奮的跳躍。

「做香的女兒帶著她女兒來了！」爸爸還沒退休時，我會把女兒帶到爸爸的工廠，讓女兒開心的玩一玩粉末，捏一捏黏土，會跟她說阿公的辛苦，陪她玩一玩盒子、袋子。那些味道帶著的不只是大自然木料的原始風味，還有一種父親對家庭、孩子的關愛，其實也有我迷途知返後的補償。雖然我不懂怎麼分辨「真正的」好壞，但是我能肯定，這種香味就是我記憶裡充滿愛的味道，也是我家族的榮耀。我以身為一個製香師的女兒為榮，我也希望這種味道能陪我很久很久。

## 〈轉香——製香家族〉

我從小就知道我們家族是做有關宗教的行業，是人家說的：「賣香的」。在外公家的時候，常常接到有人要訂貨、買香的電話，也曾經跟著大人到附近送貨。可是我知道舅舅香鋪裡的東西不像普通的金紙店、香鋪、宗教器具行那樣的龐雜，就是純粹「賣香」，逢年過節如果需要買金紙、鞭炮，甚至還得出門去買，沒辦法直接在家中找到。舅舅開的香鋪沒有會讓我過敏的產品，也沒有那種陰暗的氣氛，而是讓我覺得很新奇、好玩、想親近。當我跟著大人到店裡時，我總覺得那是一個可以自得其樂的好地方。

長大之後，我才知道舅舅店裡只賣不加香料、火藥的立香、大小盤香和臥香，和一般量產的香鋪不同，有自己的定位和格調，頗有一種有緣人想買就會買的灑脫。位於台南新興路的店面也很簡單，快速騎車、開車過去很容易被忽略，不起眼的招牌似乎又印證著有緣來相會、轉角找到店的驚喜感。舅舅店裡放著各類香品的櫃子還是普通木板釘完再上漆的簡樸模樣，每層櫃子分門別類地放著沉香、老山、新山、野生的立香，沉香還有一級、兩級、三級的分類。有幾櫃會放著包裝好的香品，一斤的香就裝在長長的紅色紙袋裡，整整齊齊的交錯堆疊，等到香賣完了之後，就會露出墊在櫃子底下包裝用的紅色紙。大人會到倉庫拿新的貨源，再次把櫃子給填滿，周而復始的循環。

我常趁著大人不注意的時候觸摸櫃子上殘留的粉末，因為每個櫃子的味道都不太一樣，雖然它們聞起來都香香的，但有的比較沉穩，有的很是霸道，有的又是那種綿密的溫柔，讓我愛不釋手，我很喜歡粉末殘留在指尖的感覺，在我慢慢的摩娑、捻壓後，手指上會有粉末的淡香，彷彿偷偷密謀的承諾。我這樣頑皮的小動作沒能逃過大人們的法眼，但因為我沒真的弄出什麼麻煩，所以也縱容的讓我聞聞、玩玩這些不危險的小玩意。有客人來的時候，我就趕緊躲到櫃子後面放

茶几的地方觀察，讓大人忙著去秤重、包裝。我偷偷的數著一斤、兩斤、十斤，五盒、十盒、二十盒的銷量……，縱然自己沒有付出什麼，彷彿也一起完成一宗買賣。時間一長，重複的客戶再來「交關」時，我也能稍微記起客人是來買哪一種款式的貨物。只是，我總是膽小的躲在大人的身後轉轉而已。

店裡面的一張桌子上供奉著四面佛和諸佛菩薩。小時候的我很喜歡故意繞著四面佛拜拜，不是想要求什麼，也不懂要求什麼，只是覺得佛像的法相讓人覺得很平靜，讚嘆於四面八方都能夠看得清的神奇。大人教我拜四面佛的話四個面都要拜，我就乖乖的把想說的話乘以四，每拜一面就說著大同小異的東西，我想四面佛應該能神通廣大地知道我的想法，而且我說了四次應該不會遺漏吧。小孩子的世界很單純，邊轉邊玩邊許願，現在回想起來，我沒有高遠的志向，沒有真的求些什麼：只是想要把考試考好、假日時去文具店玩、感冒趕快好才能喝思樂冰、能夠有多一點零用錢買喜歡的書，還有生意興隆。

就算開始到學校讀書，每到暑假、寒假，我也都跟著媽媽到門市或是工廠上班。我不喜歡一個人在家裡，也不想去老師們開的安親班，跟著到店裡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東西。畢竟是家族經營的中小企業，員工的孩子也很自然地跟著到現場轉悠，方便照顧。那個時候不流行補習班、營隊之類的系統，公司的大人很多，一個小孩在公司裡亂竄怎麼說也都有人顧，更何況我是那種安靜型的小孩，只要給我畫出一個區塊讀書寫字畫圖，偶爾再給我點心飲料，我就能安穩的一起待到下班。無論大人出去送貨、客人來來去去，我還是在那一方小天地裡觀察著周遭的變化。

在舅舅公司營運好的那個時間點，常常能看到各路宗教的負責人來「開講」，有時候有和尚、喇嘛，有時候是廟公、乩童，還有密宗的仁波切，各路人馬帶來的故事都讓我大開眼界，與其說我在安靜的看書，不如說我天天都參與了精采的直播「講古秀」。只要我乖巧的和客人打招呼，嘴甜的叫聲叔叔、阿姨、師父，大人們就允許我聽聽他們聊天的內容，也會支使我拿個盒子、繩子、塑膠袋之類的小東西，讓我覺得日復一日的「上班時間」是很值得期待的。在家裡安安靜靜的，哪有店裡和工廠那麼刺激。早上、中午、下午有不同組的客人來店裡和舅舅聊天，在大人們輪轉的時候，我的心中也彷彿建構了奇妙世界的圖騰。

舅舅在景氣好的時候把店面從一間開到兩間，也蓋了自產自銷的工廠。那個年代的台灣是幸福的經濟起飛時期，只要開店就會賺錢，只要願意工作就能擁有自己的一片天，只要存點錢就能買車買房，只要願意作夢就能圓夢。舅舅認為既然都決定在這個產業繼續努力下去，自己製香、營銷、包裝、送貨……的產業鏈也應該準備起來。新興路的店鋪就變成總店的門市，在安平租借的地成為開始生產貨物的地方。我跟著大人移動，也從門市那邊移到工廠玩耍。我一年一年的長

大，廠房也一點一滴的擴張。從一開始只有一兩台機器到各式各樣的專業機台；從工地流動式的廁所變成一個獨立的浴廁隔間；從隨便拿著紙盒紙箱擋著的空間，變成有辦公區、盤香區、曬香區、製香區的區隔，甚至還往二樓加蓋了商品庫存區。我跟著大人從小地方轉到大地方，既然能冒險的範圍擴大了，我更是「見獵心喜」的每天亂轉。

一開始的工廠只是生產貨物的地方，大部分的員工都是外人，外來的師傅製香，兼職的阿姨做盤香，需要包裝的時候還會找兼職的臨時工應急。兩個舅舅需要顧店又要跑業務，因此爸爸也被遊說加入這個行業。原本說好爸爸是要來管理工廠的營運，但是因緣俱足之下爸爸搖身一變成為製香師。媽媽的專業是會計，跟著投入了製造的工作，也在月底時幫忙結算盈餘。阿姨大學畢業後求職不順，所以來到工廠處理庶務。小舅是最辛苦的老闆兼工友，舉凡倒垃圾、開工廠、修理機器還要到送貨。在家含飴弄孫的阿嬤也來幫忙包裝，阿公退休後也跟著來工廠「監督」大家做事。舅媽每天也會到工廠幫忙，負責準備員工們中午的餐點。因為家族的人多了，外人自然就不需要了，慢慢的那些工人也淡出了工廠的風景。整間工廠裡都是「自己人」，工廠做不完的可以帶回家做，家裡沒解決的事情就帶到工廠繼續談。沒有人想著升遷、獎金什麼的，就是製香、包裝、賣香而已。像大風吹一樣，人們轉來轉去，能夠坐在椅子上的也就是那些一開始搬椅子出來的人。

後來舅舅又在公園路上租了店面當門市，媽媽和阿姨負責顧白天的生意，晚上再交接給小舅。那一段時間是我的國、高中時期，雖然一方面忙著升學，但是我放學後和寒暑假都會和媽媽一起去顧店。長大的我也能處理簡單的買賣，接個電話傳達訊息也不成問題。公園路的店面又有我能寫字、讀書的小桌子，甚至還有一台電腦。比起新興路的總店我更喜歡這個新的小天地。公園路門市的辦公區供奉著菩薩，一到店裡我會先去點香、拜拜，然後才開始做自己的事情。店裡的客人和媽媽聊天的時候，我就坐在小桌子那邊繼續寫作業、看書、上網。客人來的久了，我也都知道那是會買什麼的誰誰誰。奇妙的是，新興路的客人偶爾也會轉到公園路這邊來，他們都說我長大了，但還看得出小時候的模樣。而我看那些熟悉的客人，漸漸退去中年的輪廓。

我很希望來店裡的人能多一些，或者買的產品能夠多一點。因為客人多代表有賺錢，有錢賺才能支付店租、薪水，公司工廠才能繼續經營下去。我很喜歡幫忙算每一天的營業額，就算是買一袋粉末、一包香、一盒小盤香都好，有這些進帳讓人覺得安心。從工廠跟著轉到公園路的我，開始聽到什麼經濟不景氣、成本提高、不敢漲價之類的名詞，或許佛系的經營已經不適合大批發、團購、薄利多銷的市場。要賺錢就要跟著潮流變動，或者在什麼都不變的情況下，降低生產成本。要生存就要轉變，外在變化快速，即使是傳統的香，也要轉。

為了繼續經營公司、工廠，兩個舅舅分別飛到泰國、緬甸去尋找木材和粉末的貨源，也在緬甸買地、買房，希望能夠開拓國際市場。可惜的是因為緬甸政治局勢的關係，曾經擁有的不動產都化為泡影，最後還是只剩下在台灣的總店和工廠。而投資失利的結果也影響到店裡的資金，加上中國來的大批發香品的衝擊，還有環保意識高漲後對於燒紙錢和線香的排斥，買香的人越來越少。來到工廠和店裡的幾乎都是認識十幾年的老客戶，但是他們購買的金額和產品也越來越少，有時候我都以為這些死忠的老顧客是因為友情和人情義理才勉強繼續購買下去。不是我看衰自家的商品，縱然品質再有保障，可是反映成本的價錢就是硬傷。但舅舅還是堅持著慘澹經營，固定的生產、包裝、囤積，工廠繼續運作。為了節省房租，公園路的店面不得不收起來，門市也只剩下新興路那間老店，理所當然的，只有「老朋友」會來光顧、開講。

舅舅很努力地想要推廣香品，曾經和市政府合作，在觀光護照上有著「製香DIY」的體驗，盡可能的想把普通的工廠變成觀光工廠的模樣。不過來參與的顧客也只是偶然的停留，拍照打卡之後就繼續開始安平小吃之旅，很少再購買其他的商品。後來工廠再開發的劍獅吊飾、運金香帖和金磚 999，沒能讓生意有起色，持續著挖東牆補西牆的危險平衡。工廠和公司真的只剩下自己人，其他沒有親戚關係的員工都資遣了，我們還是像以前一樣該製香的製香，該算帳的算帳，該送貨的送貨，該看店的看店。都和以前一樣，也和以前不一樣了。

轉了一大圈，到了最後還是一開始的店面，還是那些擺設，還是那幾尊佛像。但我很少再到新興路的店面，除非是幫大人送貨過去，不然大多都是去工廠幫忙。老地方沒有太大的不同，只有老了點的機台，還留著舊一些的水缸，只是有點掉漆的招牌，只是多加了幾台風扇的工作區……只是阿公走了，沒有辦法繼續監工、包裝；只是阿嬤老了，不能自由的走來走去，要靠著輔助才能站起來；只是爸爸職業傷害嚴重了，不能像以前一樣拚著大量生產，只能慢慢地製香；只是第三代的我和表妹都長大了，再也不會把工廠都做遊戲場。只是意氣風發的舅舅從青年步入了中年，半生尋尋覓覓的找到立足的地方，然後兜兜轉轉的把事業擴大，最後也該靜靜的接受著生生滅滅。

我很早就知道科學無法解釋的就去找玄學的哲理，我也很清楚這份產業終究需要更強大的力量才能繼續傳承。但我很感謝舅舅開的店面和工廠，因為我的成長過程中都沾染了「香」味，讓我看到很多書本上看不到、學不會的知識，也讓我見證了這一路走來的發展和艱辛。無論從成住壞空的機制轉到了哪裡，只要店面還在、工廠還在，我們一家都會繼續努力下去。因為我們是在安平起家的製香家族，我們這一家是做香的人。

## 〈製香——做香的人〉

我的爸爸是製香師，一個有點「龜毛」的師傅。因為爸爸的關係，我才知道平常拜拜用的立香原來要那麼多的工法才能製成，我也才了解不管在哪一個行業，只要願意注意細節，可以多麼錙銖必較。如果說平常的他是十分的注意細節，在工廠工作的他很有原則，會因為要讓香品的品質更好，更是十二萬分的關注那些只有他自己會在意的「小事」，例如：「斤斤計較」粉末的比例、一試再試的香腳顏色、香腳摸起來的手感、黏仔的濕度、多久要調整香品曝曬的位置……說真的，爸爸實在是一個在職場上很難搞的同事，他關心著零點二三四和零點二三五之間的差異，在意四十五度角和四十六度角的斜度，增加了備料的困難度。可是我們都知道這麼的吹毛求疵是因為身為一個職人，理當要為品質把關，所以也就任由爸爸在他的職位上指點江山。

很多人以為製香的地方一定是堆積著香腳，充滿了潮濕和粉末，或是黑黑髒髒的讓人望而卻步。然而爸爸是個非常住種工作環境清潔的人，他每天都把自己的製香機器擦的乾乾淨淨，讓各種放置粉末的簍仔一目了然，曬香的架子和地板都刷的透白，水缸和水也常常替換清洗。爸爸把每個工具都安排到各自歸屬的地方，每天上工要使用的時候拿出來，到了下班依序收好。他為自己準備了小櫃子，放入自己的工作日誌。自己準備一週的工作服，開始工作之前換上，到了下班的時候又穿回自己原先的服裝。爸爸工作的地方不只讓人感到潔淨和整齊，只有每天粉末的味道改變而已。後來很多因為台南市的觀光護照，而到工廠參加「製香DIY」活動的遊客，還有要來記錄製香產業的行腳節目主持人、教授和學生都驚嘆於爸爸仔細收拾的檯面。

爸爸說製香師是神佛的「料理師」，所以要真誠的對待工作，要仔細地做每一個步驟，因為那不是做一個產品出來而已，而是想要真心的產出能夠呈現給神靈的供品。爸爸並不是一出社會就做這個工作，從金門退伍之後也在彈簧床的工廠、一般民間的公司待過。可是後來因為舅舅的公司擴大經營，爸爸被挖腳到自家的工廠就職，又從管理工廠的行政人員一躍成為做香師傅，或許從他從來都沒有想過的劇本。生命的機緣往往是很難預料的，到底在哪一個瞬間讓爸爸願意脫下白領換上工裝？爸爸甚至沒有跟家裡的人商量，就偷偷地跟著原先的製香師學習，靜靜的記著工作的手札，穩穩的走到製香的道路。成為一個做香的師傅，竟然是他職涯的最後一哩路。

爸爸長久這樣堅持的結果，維持了香品的質量。年輕的爸爸慢慢地摸索每一道工法，盡心盡力的製香，他自己摸出那些眉眉角角，畢竟教他的師父不只留了一手而已，能夠掌握門道都靠爸爸在製香台上死磕。小時候我到工廠玩耍的時候，

看他游刃有餘的把一把香撐開，仔細地沾上粉末後，讓香粉均勻地紛布，再發力抖落。爸爸像孔雀一樣開屏，手上的一把香就是他驕傲的資本，但看起來似乎簡簡單單的動作，其實需要依靠手掌、手臂、腰椎，那些看不到的細節才是最讓人驚嘆的秘密。不只是製香而已，搬動曬香的架子也要不斷地用力，染香腳也有特殊的技巧，這些不傳之密都是經驗的累積，也是乳酸和疲勞的堆積。果然人到中年，爸爸開始說他手臂既麻又痛，下班後常常看他不斷的按摩自己的整隻手臂，抹藥膏、貼痠痛貼布、使用按摩的器具放鬆，就連腰和膝蓋也跟著手臂一起抗議。但這種身體上的職業傷害還是無法撼動爸爸想要繼續做香的堅持。

等我開始出社會工作後，我一直勸爸爸安排退休的日程，畢竟為神佛料理很重要，可是自己的健康更重要，每天繃著臉甩手、捶胸的樣子讓人十分擔心。爸爸沒有因為什麼粉末粉塵而影響到呼吸系統，可是他半路出家、自行摸索的修業道路讓他沒能把力道掌控好。上了年紀的他還是想要用年輕的力道完成每一項工作，可是肌肉、骨骼、身體機能早就沒辦法跟上他上工的節奏。這種力不從心的時刻，會讓人生自己的氣，更加倔強的想扳回一城。可是看在旁人、家人的眼中，總覺得他傻地讓人心疼。後來因為製香產業的沒落，還有環保意識抬頭，門市和工廠的生意大不如前，舅舅很想減少人力成本，所以想要引進新的機器來。我覺得那是好的發展，也是不得不的選擇，更能夠減輕身體的負擔，可是爸爸總是吃機器的醋，覺得像是被後生晚輩踩在頭上。

其實一直以來都是有機器能夠完成製香的步驟，從以前到現在依照器具的發展和精細的程度也都有不一樣價位的機台。早期的製香機就是由工人把沾濕的香腳一把一把的放到機器裡運轉，靠著機器讓粉末沾黏上香腳，根據需要的尺寸決定要放到機台幾次，或是要放到機台多久。還有那種手工把一根一根的香腳放到機器，快速的裹上粉末的機子。就跟製作小盤香的機器一樣，人只是把材料放上去，剩下的就靠機器自己完成。人可能會累，但是機器不會，只要有足夠的原料，就能夠不間斷的做下去。人或許會因為生病或有事而請假，但是機器只要設定好，通電、上油就能夠完成一天預計的工作量。爸爸一直都知道，但知道跟接受是兩件不同的事，機器加入工廠這個大家庭，「原配」的心中又酸又苦又辣，它來加入這個家，在某個意義上是破壞了這個家。

工廠開始有機器後，爸爸的確輕鬆了些，好像只要在機器旁邊守著，然後把成品拿去曬乾，最後為香腳上色、包裝就好。可是爸爸總覺得這樣簡化的流程不夠「真實」，畢竟是機器統一做出來的規格，粉末沒有辦法真的很扎實的和香腳密合，還是有些不一樣。幾經思量後，爸爸還是堅持打底的第一道工序要自己來，很固執的認為沒有這麼做的香不夠「純正」。我們都知道爸爸已經讓步，只是還沒辦法完全接受可能會被取代的現實，所以也就繼續聽爸爸以一種「專業」的角度來分析人力和機器製香的差異，適時的補上幾句誇讚的話。

對我這種外行人來說，我其實看不出有多少不同，我關心的只是爸爸可以不用繼續過度用力傷害到腰椎和手肘，粉末和香腳關係好不好，他們夠不夠「黏」，我沒有放太多感情去觀察。機器做得快、人做的慢一點，機器做的給八十分，人類的作品分數可能要感性的調高一點。可是只要能夠把產品做出來，能讓工廠繼續運轉，在客人來購買的時候能夠拿出貨物，能把成本打平不至於血本無歸，才是現階段真正需要關注的訊息。還好爸爸退休之後，操作機台的工作交給了小舅，他也是那種安安靜靜把事情做完的人，所以在工廠裡漸漸地只能聽到機器運轉的聲音，還有不同的機器譜成的交響曲。這個行業的人越來越少，連機器都成為碩果僅存的小師兄。奇怪的是，只要站上那個位置，就會有一種奇妙的使命感。爸爸和小舅都一樣，他們都很努力的用自己的氣力製香，也沒有因為什麼，也沒能夠得到什麼，只是覺得自己是做香的人，做香的人要做香，一天一天的做香，僅此而已。

表妹們常常會問舅舅工廠和門市要開到什麼時候？嚴格來說這個題目並不友善，也十分的尖銳。可是我們都是真心的想知道這個產業還能夠繼續多久？還有要繼續奮鬥多久？當下一代各自有了穩定的工作，當新生代沒有要接手的意願，當後生仔思考的是做香以外的事情，停工只是早晚的事情。如同其他傳統產業，不尋求轉型的機會，沒找到接班的人選，可能就在某一天就戛然而止。不過，無論表妹們什麼時候問出這個大哉問，舅舅總是斬釘截鐵、千篇一律、毫無新意的回答：「做到不能做為止。」

這一個封閉性的疑問遇上開放性的答案，注定著下一次還會有機會問到這個有點感傷的題目。這個工廠有太多的回憶，但是這間工廠的生意畢竟無法依靠回憶。阿公已經走了，阿嬤行動越來越不便，爸爸和媽媽都退休了，阿姨和舅媽做著少量的工作，兩個舅舅看店兼送貨，表妹們偶爾放假才去工廠幫忙。我們家族的人都知道工廠是會收起來的，只是誰都沒有把握這一天會早到還是晚到。工廠是一個小小的密室脫逃，我們都知道哪裡有密碼，怎麼找到開門的鑰匙，甚至隨時都能夠走出這個困境。可是嘴巴說著隨時都可以結束的我們，心中卻有萬般的捨不得，也沒有人想破門而出。所以在工廠還開著的時候，在還有客人的時候，在舅舅還能夠繼續工作的時候，珍惜的紀錄還存在的風景吧！這個行業養了我們一大家人，除了感謝感恩，還有些感傷。

或許有一天那些盡責機器會被移開，陳舊的工具會被丟棄，放置香品的櫃子會被拆卸，甚至那塊地會被改建，植物會被移栽，熟悉的味道會被取代，也會越來越少待在那裡懷舊的時間。可是我會記得在工廠運作的耶些年：外公和外婆幫忙包裝的身影、阿姨和舅媽製作小盤香的樣子、爸爸做香時候的謹慎、舅舅送貨時的俐落、媽媽記帳時的忙碌，還有我們幾個小孩在工廠裡跑來跑去探險的樣子。

就做到不能做為止吧！真的不能做了，才會停止。

## 〈傳香——未完待續〉

我常常在想，我們家族在安平製香工廠和新興路的店面能夠「撐」到什麼時候？已經式微的行業到底還能「硬撐」到什麼時候？大舅、小舅堅持每一天到工廠工作、到店面開門的「死撐」究竟是什麼樣的意志？自從踏入這個產業也已經是三代的奮鬥史了。可是大人會老，小孩會長大，這份產業還能經營到何時的疑問或許不能由我們任何一個人來回答，大概要看神明能讓我們家繼續做到什麼時候。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只要招牌還亮著、店面還開著，我們就會持續的做香、賣香、送貨。

製香的產業沒有前景，因為越來越沒有人想要學習這門技術，當然也越來越沒有以前那種早晚一炷香的習慣。經濟不景氣，生活已經非常艱辛，能記得初一十五祭祀、初二十六拜拜的家庭越來越少，有閒錢的話人們寧可出門吃大餐，絕對不會拿來買香。更何況荷包吃緊，沒有多餘的預算來支付買香的「非必要支出」，大環境的改變讓家裡的生意受到非常大的影響。早期生意好的時候，人們總是五斤、十斤的買香，五盒、十盒的買盤香，然後慢慢地演變成現在二斤、一盒的現況。其實我並不意外，也不會埋怨什麼。如果我們家族不是做香的，我大概也會把這種宗教產品的需求放到最後，畢竟點香、薰香的儀式是可有可無的，可是水電費、信用卡費、油錢、學費、林林總總的帳單才是最需要被滿足的。

舅舅們很認真的思考如何在品質不變的前提下降低成本，也很努力地想要開發新的產品，希望能夠開拓財源，不至於坐吃山空、寅吃卯糧。工廠會接受一些代工的訂單，會幫密宗的客戶製作煙貢粉，會幫寺廟座專門的香品，也努力的設計新的產品。例如：能寫上姓名住址願望的運金香帖、外表加上金漆的純金九九九、印著安平劍獅的吉祥吊飾。舅舅想要用文創的方式來吸引客群，尤其是年輕人，可惜的是年輕的一代是不拜拜的，年輕人占卜、塔羅、算命、心理測驗，但是不想花太多時間和錢在宗教上。而老客戶都熟悉原本買的那些產品，也不會再多光顧新的文創巧思。文創商機想的很豐滿，事實和現實卻很骨感。更何況不只是外患艱難，之後也沒有人要繼續這個吃力不討好的產業。

表妹們和我都各自的在不同的產業努力，因為外孫的身分，我一直都是工廠的旁觀者，看著整個行業由盛而衰，陪著爸爸、媽媽一起到工作的地方玩耍、探險。我是家族裡最大的孫輩，也是看著店面和工廠一路成長的人。表妹們和我差了十二歲，所以我們不能說是玩伴，也沒有在幼年時看到一樣的風景。在我脆弱的青少年時期，表妹們不是還沒出生，就是還在哭鬧、耍賴的狀態，而表妹們開

始讀書，我已成為職場上的社畜。等表妹們準備工作，我又向前一步邁向婚姻和家庭為重心的階段。誠實的說，在表妹們長大之前，我就是那種「別人家的小孩」，我的存在給予她們很大的壓力，長輩常常把我小時候的豐功偉業拿來要求表妹。而我也只能用接近長輩的態勢來和她們相處。直到我們都一起變成大人之後，我們才開始聊著那些家族裡的瑣事，才敢私下分別抱怨自己的爸爸、媽媽、阿姨、外婆……

表妹們到國外工作、準備考公職、到國外當交換學生和讀語言學校，她們都還在準備研究所的課程。可是對於這個產業還有工廠，大家有志一同的認為這應該是「大人」的事。也就是說，開創工廠的原班人馬苟延殘喘的打拚只是因為他們剛好開了頭，然後也沒有學過怎麼把開上路的車停下來。我們都只是這台車上的乘客，當司機還想要繼續往前的時候，在車子還有油的時候，我們只能陪著一起看窗外的風景，或者閒聊那些對生活沒什麼幫助的小事。握方向盤的手不是我們這群小輩，踩煞車的腳也輪不到我們來插足，我們只是靜靜的坐在位置上，成為沉默的多數。

從前從前的舅舅要踏進這個行業時，外公應該覺得很意外。外公的家族做過魚塢，外公自己和他的親兄弟們一起在鐵工廠拚了半生。而舅舅們不讀書升學卻轉去經商可以理解，但是進入一知半解的「拜拜」產業多少有點冒險。雖然如此，但最終說服外公的應該是舅舅說想要「做好香」、「點好香」的理念。外公在日治時期受過日本教育，學到了不只是公學校的那一些課程，還有一絲不苟的職人心態。外公對每件事情都很認真，對舅舅要進這個產業更是戒慎恐懼。外公是很虔誠的信徒，畏天命、畏大人，礙於家庭的重擔，他沒有辦法繼續去讀高一些的學歷，但是外公很努力的做好他身邊的事情，從魚塢到鐵工廠到製香廠，外公都一如既往地認真。看著他幫忙包裝的樣子，看著他計算線香圈數，看著他謹小慎微的分辨不同的粉末，那種神聖的氣氛很容易就感染了週邊的人。

做香可以很簡單粗暴，只要有粉末、香料、火藥，就可以做的有模有樣，畢竟這個行業入門的門檻不高，可是要「鑽」下去卻必須要拼意志、鬥命長。我從小就對香精過敏，只要到聞到那些刺鼻的「香味」，一定開始眨眼、打噴嚏、流鼻水、流眼淚，每次跟著大人到廟宇拜拜之後，我都得喝過敏的藥水或是吃抗敏的藥。直到舅舅堅持不添加化學香精的香開始量產後，我的狀況才慢慢變好。在家裡能夠聞到香香的味道，又沒有不舒服的感覺，讓我覺得十分的幸福。

因為堅持做香要「純粹」，不偷工減料，所以粉末用的比較多，成本就會提高，而且沒加上火藥，萬一品管沒做好，點燃了的香很可能會熄滅，畢竟每炷香的中間還有竹製的香腳。就在不斷嘗試失敗，甚至被同業嘲笑沒有加火藥的香根本沒辦法順利燃燒，還是持續的試驗，寧可少賺一些，也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看著店裡的香一包一包的擺著，我不只把他們當成是貨物，那是我們整個家族對於這個產業的承諾，也是我能夠放心地靠近，也願意給孩子使用的產品。

不過我真的能好好看待工廠的工作成果，或者說我真正接受家中長輩職業的選擇，一直要到我開始踏入職場工作之後。在外吃過苦的十多年後，我終於能回頭平心靜氣的欣賞這些藝術。我當然怨過那些被綁住的時光，尤其在青春期的時候我真的特別厭煩工廠裡的事物，假日不能出門玩、平日只能在家看書、節日又要跟著上工，不像其他同學家那麼的輕鬆愜意又自在。我甚至不敢讓同學知道我家裡事做香的，畢竟對於不理解的人來說，解釋我們家族和別人不同的製香理念，會讓人覺得無趣。我總是說家裡是做貿易的，國外貿易，簡單粗暴好腦補。的確在公司的登記上是這樣的名義，也進口一些國外的粉末，甚至連舅舅也會隔一段時間就到國外的公司工廠視察。可是我知道，我們終究是做香的家族，到了最後還是在做香的這條路上前進。

爸爸很努力的在面對他的工作，看著他的製香計畫和紀錄，那是對於志業的負責。舅舅們也認命的扛起生計，孤注一擲，外婆都已經不良於行，但仍堅持每天到工廠工作，忙著剝剝小盤香，做簡單的包裝，慢慢摺紙袋。小舅可以為了送兩包香從安平騎摩托車到歸仁、關廟，可以來來回回的把香品送到安平或台南的寺廟和宮廟。媽媽就算退休了，假日還是會去幫忙整理帳目和清點庫存。表妹們只要沒有上班的時間都會陪著外婆去工廠工作。而我偶爾也帶著女兒一起幫忙送貨和面交香品。等我長大以後才發現，很多買香的人都在，只是老了，或者走了。那些看著我長大的叔叔、阿姨都會感嘆時間飛逝，他們看著我車後座的女兒，感覺到青春從我的身上遷徙到女兒的臉龐。我們家族就這樣過了很多年，就這樣很認命、認分的在自己的領域裡做著熟悉的、重複的事。

早起，小舅會到工廠開門，大舅會到門市開店。小舅會把今天預計要做的物料備好，把機器搬到適合的地方，把曬香的架子和曬盤香的網子都拿出去通風，等著舅媽、阿姨、外婆一起搭車到工廠。然後阿姨會把外婆的位置準備好，舅媽會幫外婆放好要包裝的東西，三個人就開始開始工作。有時候爸爸會到工廠幫忙做香帖，媽媽會一起去做盤香。我會帶女兒到工廠讓外婆看看，表妹們排休的時候也會輪流去工廠打工。我們是這樣平凡的過著每一天，每一個禮拜，每一個月，每一年。開機器、搬粉末、擠原料、曬實物、收成品、漆香腳……客人來來去去，但我們都還在，一直都在。做香，不難，只是繼續做下去，非常的困難。可就像白萩的〈雁〉說的：「我們仍然活著，仍然要飛行。」所以傳香的事情，未完，還不能這樣結束。還未完，待續……